

Me First 先己后人

◎ 李小山

最近有几家媒体要求我谈谈教育者的素质问题，问题很刁。记得不久前我写过两篇批评现行教学体制的文章，但对教育者，也就是教师的执教水平和职业道德只是一笔带过。无疑，体制是根本性的，如果体制存在严重缺陷，那么百病丛生，一切不良因素都可能寄居在这个温床里，但是体制相对来说是抽象的存在，我们每个在其中的人：管理者、教师、员工等等才是具体的。作为在学院里执教多年的普通教师，我对我们这个群体（教师队伍）抱有许多批评意见，我的意思不是指当一名教师就要十全十美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，甚至，某些不足恰巧是一个人的特点。问题在于，假使一个教师长期不思进取、自私自利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不把心思放在教学上，却在外面大肆捞取钱财以饱私囊，这样行吗？一些学生对我说，他们非常不满现在的某些教师，根本无心教育，只是一心奔小康，所有的利益（譬如职

称、职位、经费、工资）寸土必争，但要他们多花一点精力在教学上便叫苦连天，这是一种，并且，像这种教师已算是个“能人”，因为他们能够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，让自己先富起来。另一种教师对自己进入“市场”的信心和准备都不足，也没有这点拼搏的能力，于是就心安理得在体制内混日子，反正是大锅，人人有份，而且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，以及教育产业化的推广，日子也慢慢好过起来，但他们并没有由于坚守学院阵地而使自己对教学更热心，同样，他们在专业上，在观念上，在“与时俱进”的催动上毫无作为，不是因为他们脑袋迟钝，在有些事关个人名利的的问题上，可从来一点没有含糊过，显得非常精明和老到，而对对自己的职业却从来就是含含糊糊的，他们把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倒过来解释：按酬付劳，关键是，他们付出的“劳”没有对教学有所贡献。还有一种，老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因而怨气冲天，事事与环境作对，而本质上是与自己作对，他

们有批判性，但这种批判停留在泄私愤的水平上，其实是对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做了不切实际的夸张，如此，便带来教学上的不良后果。

我不希望教师做道德英雄，不希望教师做雷锋叔叔，“只求付出不讲回报”之类的话令我嗤之以鼻，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，的确是强人所难。是的，也许我们都被那种高踞云端的谎言欺骗过，但不能因此矫枉过正，连起码的职业道德、个人操守和人格尊严都不要了，都可以出卖给现世的实利了。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：现在的学生如何如何不上进，如何如何混日子，我不排除的确有一部分学生是这样的，追逐时尚、及时享乐，而思想却处在真空状态，用一句歌词形容叫做“拿青春赌明天”，青春本来就是如此，生命力旺盛，既能用于建设也能用于破坏，正如约翰·密尔所说，强盛的生命力总比萎靡不振能够做出更多的事业来。我以为，大多数学生比我们想象得更有上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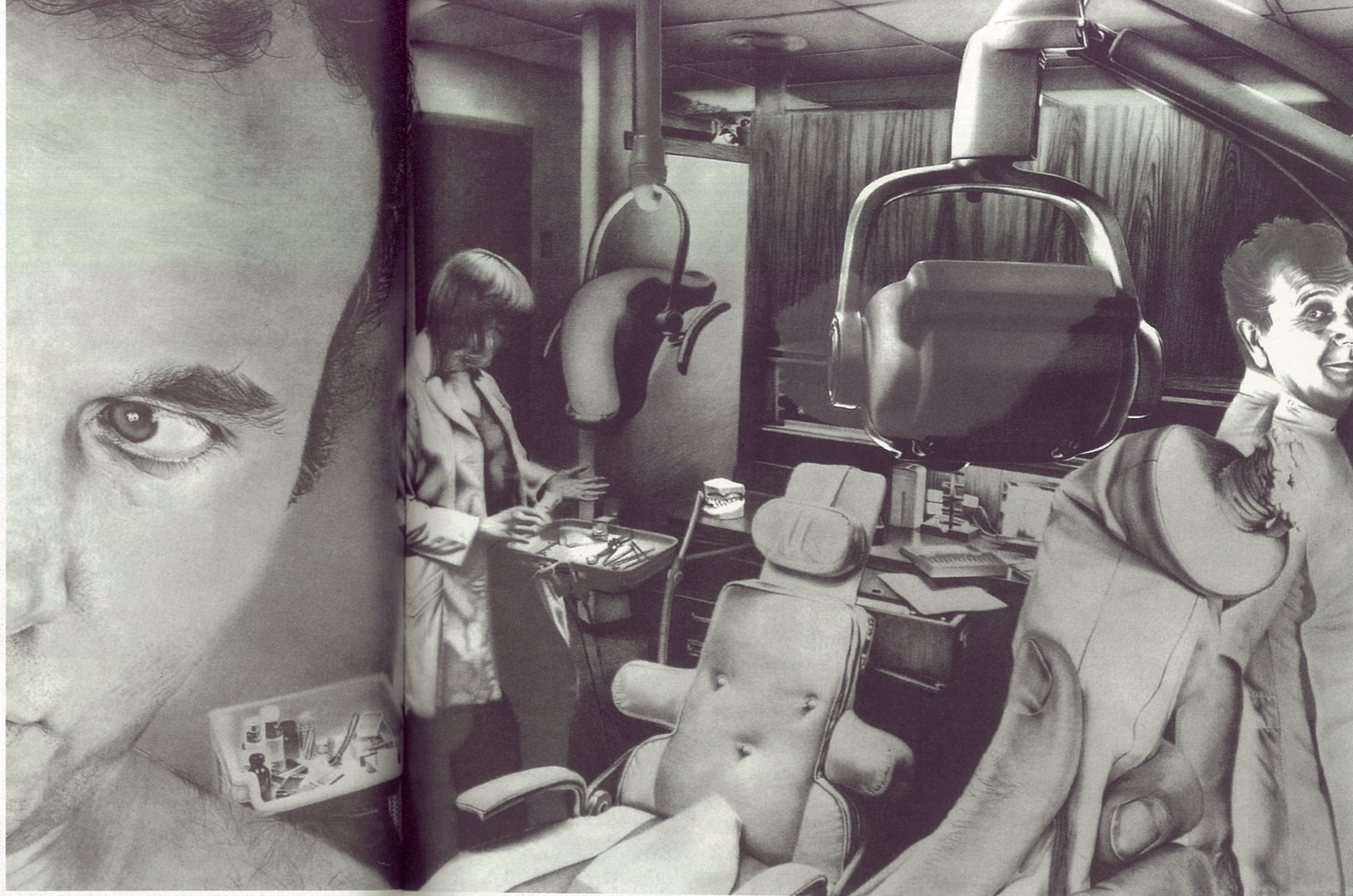
心，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而已。教师别拿学生的懒惰作借口，因为，只有教师懒惰在先，学生懒惰在后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如果教育者不好好地进行自我再教育，不先己后人，自然只能让学生瞧不起你，既然瞧不起你，为什么还耐着性子跟你学那些无用功？

教师的上进心，教师的自我更新起着示范作用，我经常与学生聊到这个问题，他们会直言不讳地说某老师太陈旧，某老师太过时，某老师知识老化等等。太陈旧、太过时、知识老化，都说明这些教师没有在原有的知识结构上努力增添新东西，他们与进步着的变化着的时代是完全脱节的，学生在接受这些所谓的知识时怎么能提起精神来？我想指出，知识的更新是全方位的，并不局限于当代的问题和当代的新经验，一切知识都需要更新，我指的是方法和方式上的更新。在这一点上，许许多多西方思想家（从康德到福科）都有很精彩的论述，知识是一

个体系，与时代密切相关，就艺术而言，就艺术的观念和见解而言，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，它涉及到一切方面，对基础的理解，对艺术史的认识，对正在发生的艺术现状的解释等等。并不是说应该把时尚的东西当作知识平台，即使是对艺术史的断代研究以及对某些历史人物的研究，都有如何采用新角度新立场的问题，否则，就不可能出现新的知识增量，也就不需要那些所谓的研究者。教育者的知识更新必然会带动学科发展，这是一；其二，教育者如果主观上愿意或热心于求知，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增添新知识，完善自己才能提高学生；第三，教育者不仅要对自己有一个专业知识更新的愿望，还要思考自己职业的特殊性，社会进步的根本的动力之一是靠人才，而学院教学正是培养人才的场所，因此，一个教师如果不能成为很优秀的教育家，至少不能太对不起学生，学生前来求学，许多学生家长花了血汗钱换算成对子女未来的希望，我觉得不要做昧良心的

事为好。

我的经验告诉我，混日子的教师不少，重要原因当然在体制，但体制不是万能的，由于长期以来整个教师队伍的基本面貌已形成，要争取改变，其难度与体制改革一样大。我常听到某些教师的愚蠢论调，对新事物新现象新经验采取一概的否定态度，这种否定与站在一种文化立场上的否定不同，正如当年辜鸿铭对新文化的抵制，他怀里还抱着厚重的传统学术金块，而现在那些人的否定不是因为保守，他们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保可守，如果硬要这么说，他们所保所守的只是“无知”二字。教师的无知是可怕的，误人子弟的责任可是重大啊！我希望看到，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，随着各种得当的措施，那些混日子的教师如不好好地进行自我再教育，不好好提高作为教育者的素质，就再没有铁饭碗可端。



表达工具 摄影 桑迪·史科格兰德